

長篇
武俠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二集

第一回 繡谷雙飛示靈機喜得天孫錦 江皋獨步急友難驚逢海嶠仙

前文女神童朱文，與墨鳳凰申若蘭，途中路遇，若蘭說起自身情孽之事，求朱文爲之解脫，隨即把臂同飛，若蘭新闢洞府，在括倉山陰，地名承露峯，朱文因足跡久已不到江南，特將雲路稍偏，由仙霞嶺上空飛過，當地乃一廣大山谷，內中繁花盛開，風景如繡，正在沿途觀賞，忽聽崖壁有人發話，後才看出，幾株玉蘭花下，萬花圍繞中，坐着一個玉膚如雪的，白衣幼女，好似年才六七歲的女孩，比極樂真人李靜虛，生得還要矮小，但是仙風道骨，宛如美玉明珠，自然流照，知是成道人的元嬰，忙卽行禮請教，少女隨說，前月有一故人，託我轉贈錦囊，和兩件法寶，說朱申二人，不久大難臨身，非此不能解免，內中有人，又是他前生舊交，應盡心力，祇是習靜多年，不願煩擾，惟防對方覺查，移動封閉多年的禁法，現出全景，將二人引往相見，除代交錦囊法寶外，並贈若蘭，兩粒靈丹，和朱文一件天孫錦，命將錦囊，當地開看，一出谷口，不可再提前事，說完，便由花下，取出一疊輕紗，揚手一片紫霞，朝朱文當頭照下，那件仙衣，便自附向身上，跟着，一片銀霞閃過，少女不見，知是功行已將圓滿的，前輩女仙，連忙下拜，打開錦囊一看，原來那女仙名叫倪芳賢，竟是極樂真人，未成道時的表

姊，幼時青梅竹馬，相戀多年，爲了中表之嫌，未得如願，中經好些波折，和一場大亂，等到劫後重逢，真人已另婚名門，不久，看破世緣，夫妻同修，已然將證仙業，對於芳賢，舊情還在，便將他渡去，一同修煉，修道人雖無燕婉之私，情愛反更深厚，此時芳賢，學道不久，猶有兒女之見，又以身是庶出，祇爲俗禮所拘，未成連理，再見真人已然娶妻，芳心不無幽怨，雖蒙渡上仙山，超脫死業，初去時，見真人夫妻情厚，每疑真人，心有偏私，對於自己，祇是故劍難忘，餘情未斷，並非真相愛好，雖幸真人之妻，五福仙子孫洵，仁厚溫淑，相待甚優，心仍介介，不能去懷，真人以前對他，本是情有獨鍾，但因彼時，尚未出家，身是獨子，不能不以嗣續爲重，而李夫人孫洵，又是憐才念切，一見傾心，排除萬難，以相追隨，不忍辜負，雖然閨房靜好，對於兒時愛侶，並未忘情，劫後重逢，又見他仙骨珊珊，夙根甚厚，比前祇更愛重，無如女子善懷，道基未固，修士不比凡人，修爲之餘，除却清談永夜，把袂雲遊而外，溫存之時甚少，一個是未同衾枕的愛友，一個是仙凡與共的，患難恩愛夫妻，心中雖無甲乙，形迹上，難免有了不同之處，芳賢始而由疑生妬，心中快快，終至負氣出走，真人夫婦，苦尋不見，隔了數十年，真人得到一部天書，夫婦二人，不久全都練到天仙一流人物，祇爲真人不願轉劫受苦，又以愛妻，根骨功力較差，所煉元嬰，尚須多年功候，始可成就，便把本生法體，留在雄獅崖，無憂洞，陪伴李夫人修煉，自以所煉元嬰，化成個道裝幼童，遊戲人間，此時，真人法力之高，已不可思議，在散仙中，最負盛名，各派

妖邪，聞風喪胆，芳賢也被一女仙渡去，法力雖高，但以所學，不是玄門正宗，學道年久，深悔以前，不該負氣，但又羞於重返故居，乃師坐化以後，因其美豔谷光，時受羣邪欺凌，苦不可言，真人先因他望即遠避，又知所習，雖是旁門，法力頗高，算出早晚還要聚首，時機未至，決難相見，也就聽之，得信連忙趕去，芳賢正在危急之中，救星天降，深知真人，始終情重，雖大感動，但是心高氣傲積習未淨，仍然不好意思回去，真人知他心意，特地就他仙霞嶺，花雲崖舊居，另外開一石洞，並留當地十年，傳以上乘道法，方始別去，行時說道，你照我所傳修煉，祇一甲子，便將元嬰煉成，天仙可期了，真人去後，芳賢內功外行，同時修積，功力大進，不久，也成了散仙中，有名人物，近百年來，又將谷口封閉，獨在其中靜修，除真人和幾個同道至交，偶然來訪外，輕易不與外人相見，矮叟朱梅，和朱文前生，原是他的好友，上月嵩山二老，忽然來訪，說起本年，各正派長老，均接休寧島，八十六位地仙請柬，往赴羣仙勝會，各以全力，助其避免天劫，無如目前妖邪猖狂，各派後起門人，大都修道年淺，本就難於應付，新近又有一個，最利害的人物，妄動無明，出頭作對，雖以法力高強自負，不與羣邪一黨，但是此人，最爲難敵，所煉情網慾絲，和所設魔陣，尤爲利害，一被暗算，輕則爲魔法所迷，失去元陰，被他收到門下，成了魔宮侍者，重則慾火燒身，形消神滅，現在此老聲言，專與峨嵋弟子作對，要擷取十幾個，男女弟子，前往魔宮，試法洩憤，朱文便在首列，此行如被擒去，萬分危險，二老本欲出手相助，一則，休寧島之約

，不能不起，無暇分身，二則，平生疾惡，不喜這樣矯情的人，一見定必成仇，對方羞惱成怒，事後更鬧大，妙一真人，又極力勸阻，說對方雖是魔教，志行還好，祇爲心高尚氣，一時誤會，如能就此渡化，乃是一件極大功德，還可就此試驗門人道力，使有進境，恩師長眉真人，早有仙示，決可無害，朱梅因朱文前生好友，祇爲一時惡作劇，累他轉劫，又是好友門下，前在成都相見，已答應他，逢難必援，不容坐視，明知無害，仍將二老月兒烏火海中所得朱環，和兩粒靈丹，託芳賢等二女路過時，引來轉交，以免朱文，困入魔宮，受那魔火焚身，金刀刺體之厄，順便爲若蘭，也解去一切，錦囊後面，並寫芳賢功行，不久圓滿，尸毗老人，魔法神妙，最重恩怨，人如無故犯他，定必尋仇不止，錦囊之言，前途不可再提，魔火金刀，雖極利害，有此二寶防身，所見全是幻相，不會真的受傷，再有芳賢所贈仙衣，更可無礙等語，對於若蘭前途之事，除所贈兩粒靈丹用法外，別的未提，朱文雖不知尸毗老人來歷，聽那口氣，料不尋常，心想下山前，仙府火宅嚴關，何等神奇利害，我尚無害，區區邪魔，豈能害我，當時雖吃了一驚，看完，也自放開，二女回顧來路，仙雲雜沓，已自潮湧而來，前邊出口，却是香光如海，並無異狀，知道主人催走，同時，一片銀光，錦囊也自化去，略一商量，便往前飛，那條山谷，長才七八里，轉眼飛過，身後彩雲，也尾隨湧來，剛一出口，猛聽隱隱雷鳴之聲響過，再看後面，已成了一座秃崖童山，謹記錦囊之言，不敢多說，同往括蒼山飛去，快要到達，遙望承露峯上，崖洞前面，敵我雙方，鬥法正急，何致，崔

綺，已被四個妖人，用邪法圍住，在一團灰白色妖霧之中，左衝右突，另一妖婦，手持一面妖旛，本向二女連晃，由旛上飛起兩條，赤身男女魔鬼，各在一片粉紅色淡光，環繞之下，想朝霧中二女撲去，吃李厚發出兩環相連的綠光，將魔鬼雙雙攔腰套住，不令近前，妖婦勢頗激怒，口中大喝，你們速即降順，免遭慘死，隨說着話，又由手上，發出一幢烈火，將李厚罩住，李厚雖用法寶防護，但非其敵，神情狼狽已極，妖婦又在連聲喝罵，賤婢不降，由他送死，你如隨我回山快活，便可免死，李厚也自咬牙切齒，厲聲大罵，無恥淫賤妖婦，我今日寧死不降，由你便了，若蘭隔老遠，便看出李厚，爲救何崔二同門，竟自捨身犯險，不由心生憐意，又見崔何二女，尙還無妨，李厚却是危急萬分，立催遁光，先往李厚飛去，先發出飛劍，去斬妖婦，同時，取出初下山時，所得法寶，待要施爲，還未出手，忽聽李厚急叫道，此是九烈老怪，所煉陰陽兩形旛，快些不要近前，免爲邪法所算，話未說完，若蘭手中白龍鉤，已化作兩道白虹，交尾飛出，朝妖婦攔腰絞去，妖婦一聲冷笑，身形一閃，倏地化出十七八個，同樣幻影，滿空飛舞，一任寶鉤飛劍，往來追殺，老是隨滅隨生，閃避不停，每一妖婦手上，均有一面妖旛，連連晃動，始終不知真身所在，若蘭出身旁門，原知利害，一見妖婦，化身神妙，變幻無常，恐分心神，遭其暗算，耳聽李厚，太聲急呼，似令取寶防身，也未聽清，百忙中，一指腰間寶囊，前在峨嵋所得，七修仙劍之一的，青靈劍，剛化成一片青霞，罩向身上，又聽李厚，驚呼蘭妹，鼻端猛聞到一股異香，心神微微一蕩，同時，瞥見李厚

護身寶光，已被妖火，煉化殆盡，祇剩薄薄一層，附在身上，滿臉俱是苦痛之容，將口連張，似已力竭失聲，危機一瞬，一時情急，不顧追殺妖婦，連人帶寶，正齊往火中衝去，想救李厚出險再說，猛又覺出，腦後陰風鬼叫，百忙中，回頭一看，妖婦幻影，一齊不見，手持妖旛，指定自己，旛前兩個赤身男女魔鬼，張牙舞爪，正由後面撲來，全身已被妖旛上面，大蓬粉紅色的邪烟裹定，如非劍光護身，早被邪法，將魂攝去，遭了毒手，就這樣，心旌搖搖，情思昏昏，仍是不能自制，方料不妙，猛聽驚天價，兩聲霹靂，隨同兩點，豆大紫光，當空爆發，震得山搖地動，石破沙飛，同時，眼前金光奇亮，還未看真，一道形如蜈蚣形，的赤紅精光，直朝妖婦，電掣飛去，這原是轉瞬間事，雷聲震處，妖烟邪霧，連那妖旛鬼形，全被震散，消滅無踪，妖婦似知不妙，一聲驚呼，化作一道粉紅色的烟光，剛剛飛起想逃，旁邊又是數十百丈一道金霞，飛將過來，恰將妖烟罩住，緊跟着，一點紫色金光，朝前打去，當空爆發，一聲慘嗥過處，滿空雷火星飛，紅光宛如雨箭，紛紛迸射，妖烟不見，祇剩妖婦殘尸，隨同血雨下墜，剛看出那是朱文的天遁鏡，和七修劍中的赤蘇劍，先後三點紫光，乃是聖姑伽因留賜的，乾天一元霹靂子，人已昏迷欲倒，按定心神，勉強落向崖上，朝李厚身前趕去，見邪法雖破，人已昏死在地，爲妖火所傷，週身是泡，心方一酸，忽聽朱文喝道，蘭妹怎忘來時之言，靈丹何不取用，一句話，猛然警覺，忙將女仙倪芳賢代賜的靈丹取出，塞了一丸，在李厚口內，朱文原因到時，發現雙方惡鬥，因與李厚初見，又非本門師兄弟，雖然料

是若蘭所說情孽，並未在意，一見何崔二女，爲四妖人所困，又急又怒，左手天遁鏡，發出百丈金霞，跟着，又是兩粒霹靂子，先聽若蘭，說得妖黨太凶，爲防一擊不中，被其逃去，直到飛近，方便全力，未先下手，那團邪霧，先被震散，解了二女的危，四妖人兩個被霹靂子，震成粉碎，一個身受重傷，剛要逃走，吃何崔二女，飛劍趕上，祇一絞，便即殺死，祇有一個，吃神雷炸斷一腿，再被崔綺，用新得王母剪，連另一腿，一齊剪斷，成了半截人，總算見機，逃遁得快，一見飛剪利害，拚捨獨腿，就勢化成一溜黑烟，衝空遁去，朱文百忙中，側顧若蘭，爲妖婦邪法所制，一時情急，將赤蘇劍，先發出去，天遁鏡光再一側，便將妖婦罩定，意猶不足，揚手又一霹靂子，將妖婦連形神震成粉碎，共總才逃掉半個妖人，自覺近來，功力大進，自是得意，及見若蘭，被自己提醒以後，已取一粒靈丹，塞向李厚口中，另一粒也想送掉，滿臉惶急，關心之狀，臉上更是春生玉靨，星眼微顰，隱蘊情思，忙趕過去，將天遁鏡寶光，照向他的身上，隨手將另一粒靈丹奪去，大喝蘭妹，你爲邪法所迷，還不清醒，想要如何，隨將靈丹，塞向他的口中，若蘭雖中邪毒，因妖旛已破，本身又頗有功力，本祇一時昏迷，再被朱文，寶鏡一照，立時醒悟過來，服藥之後，覺着滿口異香，遍體清涼，精神一振，立時復原，想起方才，中邪情景，好生慚愧，見李厚倒臥地上，雙目微睜，人尚委頓，不能起立，心雖覺他可憐，也不好意思，過去扶起，何崔二女，因自己如非李厚，在妖人尋來以前，再四警告，到時，又犯險相助，幾遭毒手，心生感激，知道若蘭面嫩，恐朱

文說他，不敢將其搭往洞中，同聲笑道，今日妖人利害，妖婦尤爲狠毒淫凶，多虧李道友，捨命相助，才得免難，如今仍受重傷，後洞卑濕，常年風吹雨打，如何調養，我們已看出此人，雖是情癡，心地不惡，近又立誓，改邪歸正，這等外人，我們遇上，尙且援手，況是蘭妹故人，我們將他，搭向洞中去罷，隨說，二女同上前去，各用遁光，托起李厚，往洞內走進，朱文故意後走，暗用傳聲，告知若蘭道，蘭妹此後，須要留意，雖然對方，肯聽你話，到底小心的好，越是這樣，越易糾纏，一旦陷入情網，毀却仙業，就來不及了。秦家二姊，有大方真人，乙老前輩，始終以全力維護，將來能否超劫成道，尙不可知，你何人可恃哩，若蘭聞言，臉上一紅，低語道，文姊說得極對，我們走罷，祇等文姊，將來爲他引進，我不想再和他見面了，隨聽何崔二女，洞內連呼，朱師姊，怎不進來，朱文且應且笑道，蘭妹，你又迂了，祇要自己，拿定主意，相見何妨，一着痕跡，反而不美，並且我祇看出此人，心志尙還堅定，不知他的功力根骨如何，何崔二師妹，和你移居在此，我尙初來，也無過門不入之理，隨拉若蘭，往裏走進，同到洞中一看，李厚人已回生，身上燒焦之處，尙未復原，本在閉目養神，一聽衆人說笑之聲，一時睜眼，望着若蘭，面上立轉喜容，朱文知他傷痛未止，又見人頗英俊，貌相也似忠厚，何崔二女，再從旁一說好話，不由心腸便軟，把身帶靈丹，取了兩粒出來，方要取水調治，李厚已在榻上，欠身說道，妖婦袁三娘，所煉陰火，最是利害，一被罩住，火毒立時攻心慘死，雖然，拚毀一件法寶，未使上身，但那火勢，十分猛烈

，先已火炙難受，後來防身法寶，又被煉化十之八九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恩人祇緩下手一步，護身寶光一滅，全身立成灰燼，至多逃脫一個殘魂，本來受傷，還不致這樣利害，祇爲恩人所發神雷，威力太大，連妖火和附身餘光，全被震散，正當力盡神疲之際，未能飛走，致被殘餘火星，射中了幾處，痛極暈倒，昏迷中，自料必死，正忍奇痛，運用玄功，想將元神遁出，誰知靈丹入口，立時通體清涼，心中火熱全解，此時，祇身外幾處燒傷，雖還有點痛處，並不妨事，據我推測，至多一個對時，必可復原，這兩粒靈丹，當是峨嵋仙府奇珍，用去可惜，如蒙惠賜，留待異日應急之用，却是感恩不盡，朱文見他，欠身說話，似甚負痛，一面令其安臥，聞言答道，此是紫雲丹，乃紫雲宮，齊秦，周三位師姊，採取宮中所產，靈藥仙草煉成，前月方始煉成，分送男女同門，有的人，還未得到，雖能起死回生，專治各種傷毒，但非本門大小還丹之比，你當是與先前所服靈丹一樣麼，此丹我身邊帶有甚多，無須珍惜，先用兩粒化水，治好火傷，你如要時，我再送你幾粒無妨，李厚聞言大喜，隨問恩人姓名，崔綺見若蘭，目注李厚，雖未開口，但是脈脈含情，似甚關切，接口笑道，這位便是我們師姊，女神童朱文，身帶天遁鏡，赤蘇劍，更有好些霹靂子，異派妖邪，遇上他，便無倖免，方才妖人，何等利害，他一到，便自消滅，你不是沒有看見，我們都是至好姊妹，你與蘭妹舊交，今日又爲我們犯險，幾乎送命，此後祇要性行堅定，力求正道，決不當你外人，無須說什麼恩客氣的話，可以姊妹弟兄稱呼，等有機緣，爲你引進，從此轉禍爲福，豈不是好，李

厚聞言大喜，立答，既蒙諸位姊姊不棄，小弟感謝，遵命就是，何致已將泉水取來，朱文將靈丹，用水化開，再施仙法，將手一指，便化成一片銀霧，籠罩李厚全身，轉眼浸入體內，身外傷痛立止，跟着，焦處結疤，脫去少許膚皮，人便復原下地，重向衆人拜謝，朱文性剛口快，笑道，先前崔師妹，已然和你說過，爲何還要多禮，李厚起身，慨然說道，小弟並非客套，祇爲耿耿私心，可矢天日，無如蘭妹，因我以前，投身左道，一任說得舌敝唇焦，始終不肯見信，避我如仇，難得今日，許我登門，又值朱姊姊駕臨，正好表明心跡，我也深知雙方本是情孽，難於化解，臨機稍一疏忽，便要誤人誤己，妨害蘭妹仙業，但我也歷劫三生，修道多年，並非不知利害輕重，何況此時，見嫉羣邪，到處仇敵，已然窮無所歸，除却投身正教，早晚死於妖邪之手，連元神也保不住，我又算出蘭妹，還有一場劫難，非我不解，他偏對我，顧忌太甚，空自憂急，無計追隨，即以今日之事而論，蘭妹如與狹路相逢，定必不免傷害，事後想起，尙自心寒，我蒙諸位姊姊見容，將來代爲引進，實是存亡剝復之機，如何敢有絲毫異念，爲此當面言明，上矢天日，祇求蘭妹，勿再見疑，平日容我，來此相見，如出行道，在我未拜仙師以前，許其相隨，休說有什歪心，稍有忤犯，便甘生受飛劍之誅，死膺滅神之禍，祇等諸位姊姊，深恩援引，得歸正教，便即辭別，不俟道成，決不再見，不知蘭妹，心意如何，朱文早看出若蘭，芳心已受感動，見他聞言，望着自己，沉吟未答，便笑道，蘭妹，人問你話，怎不開口，我們修道人，祇要心志堅定，本無所用其嫌疑，你沒見嚴師

兄，和輕雲姊姊，不是常在一起麼，爲了所居，相隔太遠，屢次相見，至少也要聚上十天半月，紫雲宮還好，嚴師兄的洞府，共祇前後兩間石室，二人同居洞內，常時同出同進，形影不離，從未聽人笑他，他們也居之不疑，純任自然，既是屢生至交，又經過許多危難波折，祇要互相愛重，心地光明，有什相干，如若胸有成見，矜持着相，一旦有事，魔頭立即乘機而入，反而不美，人非太上，本難忘情，掌教師尊，和乙，白，凌，諸老前輩，也都是神仙眷屬，合籍雙修，前生受盡顛連危害，始有今日，問起來，還不是爲了一個情字，我未來時，初意李道友，曾在旁門多年，人尙難料，意欲見面，相機爲你解脫，不料事出意外，照我此時觀查，他爲愛你太深，即便出於強制，也未必背叛盟約，你這樣有意矜持，却不是什好兆頭，能如秦家大姊，和凌雲鳳師妹那樣，故作多情，強壓情感，仗着功力尙高，向道心誠，尙是幸事，否則，我真替你担心呢，若蘭聞言，方自心驚，朱文又轉對李厚，正色說道，我這蘭妹，人最和婉溫柔，你既對他，一往情深，始終愛護，就應知他根骨，在衆同門中，不是最高，全仗一時機緣，始有今日，這等仙緣，曠世難遇，何況你又適才當衆明誓，想必洞明利害，以後他仙業成敗，全在你的身上，萬一驟遇強敵，致迷心志，雖然情非得已，不是本心，却也不容你推諉呢，李厚慨然答道，那個自然，萬一不幸，必先自殺，決不使其兩誤，今日劫後餘生，已如大夢初覺，又早看出蘭妹，近日似受感動，爲免累他，太欲離此他去，在他仙業未成以前，不與相見，實爲他那一場劫難，不久即要來到，偏生仙機難測，家師所傳元

運球，本來三年以內，禍福吉凶，一經行法，了如指掌，前因此寶，最耗人的元神，又料蘭妹，定必棄我如遺，略現警兆，便停施爲，不願往下查看，以免人還未見，先就短氣，始終當着有望的事，一味情癡，居然也有今日，可見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不必說了，這次爲了蘭妹安危，不惜連耗元氣，三次查看，不知怎的，所現影跡，甚是模糊，與前日大不相同，我料事關重大，但又在乎人爲，並非不可避免，也必與我有關，所以吉凶互見，隱現無常，好在最後結局，蘭妹似乎無害，我却三次不同，祇有一次，變了相貌，不似本人，說是兵解轉世，又必無此快法，下餘兩次，均無下落，令人不解，立意追隨，便由於此，但盼暫時不要應驗，比較稍好，發難如早，還真可憂呢，崔綺問是何故，李厚道，先師傳授此寶時，曾說此是仙府奇珍，如在正派中道法高深的，仙師手內，祇要不惜消耗真元，拚捨一甲子，修爲功力，休說三年以內，便十二萬九千六百年，元會運世，也全可挨次觀查過去，因是旁門法術，功力又差，以家師之力，也僅看出三數十年爲止，如由小弟，行法觀查，不過三數年內，時期久暫，還難定準，先來妖人，乃西崑崙，伏尸峽，有名的六惡，共是四男二女，多半藏番修成，所煉陰火邪法，均頗利害，爲首妖婦薩若耶，心最狠毒，邪法也最高，今日未來，與赤身教下，魔女鐵姝交厚，爲了去年終，在大雪山，殺害生靈，祭煉邪法，恰值屠龍師太善法大師，同了門人眇姑，訪友路過，立用佛法，降魔除害，妖婦機警異常，雖得逃走，但是六惡，全都受傷，毀却多半功力，薩若耶爲護同黨，逃走稍遲，還受了佛法反應，回到伏尸

峽，便被所煉陰魔反噬，幾遭慘死，現時正以全力，祭煉陰魔，在未煉到隨心應用，指揮如意以前，不敢輕出，所以今日未來，來的這五人，邪法較差，又當重創之後，因威大減，否則，天遁鏡雖然神妙，想要除他，也無此容易，可惜小弟比時，不能言動，竟被內中一惡逃去，雖然雙腿已斷，祇剩半截身子，照樣能夠爲害，何況妖婦，淫凶無比，有仇必報，六惡誓同生死，決不甘休，如將來的五惡，形神一齊消滅，妖婦素日驕狂，決想不到，會有此事，祇當遠遊海外，日子一久，便難查知下落，先被逃走的一個，我們形貌來歷，均被看去，發難必早，單是妖婦，已難防禦，萬一加上鐵姝相助，此女來去如電，自煉神魔，尤爲利害，本極可慮，所幸魔女初轉劫時，先師得道年久，與他曾有救命之恩，他那魔法，我固萬非其敵，但一發動，便可警覺，蘭妹如允小弟隨行，至少也可先爲防備，妖婦行動神速，說來就來，更能行法，查看敵人，動靜強弱，俟機而動，依我猜想，他知天遁鏡，霹靂子難敵，必有陰謀毒計，我們四人，還在其次，朱姊姊仇恨最深，決放不過，此後也須留意呢，朱文道，照此說法，妖婦發難必快，反正難免一決勝敗，我們一同找上門去如何，李厚道，他那伏尸峽妖窟，地廣數百里，深居地底山腹之內，一頭可通星宿海，泉源之下，內中洞徑，何止千百，更有重重埋伏，不特費事，也難搜尋，一個不巧，不是爲他所困，便是妖婦，挺而走險，用邪法震醒泉眼，崩山發水，惹出極大亂子，如非投鼠忌器，青海派教主藏靈子，恨他刻骨，難得六惡，均爲屠龍師太佛法所傷，早下手了，朱文道，反正都要出山行道，我們合在一起

，結伴修積，等到除害，再行分手，不是好麼，李厚不便深說，方想如何回答，何玫笑道，此時我和崔師妹，先就不能一路，昨日拜讀師父仙示，令妹子往武當山，見半邊大師，便在他那裏暫住，聽候使命，須等事完才回，現字不多，也未明言何事，明日就要起身，好在我二人隨去，也祇助威，無什大用，祇得失陪了，朱文聞言驚道，我想起來了，上次峨嵋開府，玉清大師，曾說武當山，將來有事，半邊大師，爲此煉有一座陣法，因他們下，祇武當七姊妹，尙缺五人，掌教師尊，曾允相助，並借五個女弟子與他，上月路遇岳師兄，也曾說到此事，說派往武當的女弟子，內有李文衍，向芳淑，雲霞兩姊妹，和我五人，怎又添上你們，豈不多出兩人，日期也還相差一年，是何原故，何玫道，這事以前我也聽人說過，詳情一點不知，奉命而行，且到武當再說罷，若蘭始終不曾開口，正在盤算心事，此後出山，是否和李厚一起，忽聽洞外，破空之聲，似有同道之人飛過，若蘭心正煩悶，先自趕出，李厚立即跟了出去，朱文本來要走，被何崔二人攔住，朱文因和若蘭交厚，先前聽他一面之詞，不知心志，是否堅定，本想探詢，便即留下，微開洞外天空風雷飛行之聲，略一停頓，便往側面飛過，跟着，又聽破空聲起，料有本門中人路過，若蘭前往追趕，不久必把來人追回，也未在意，隨問何崔二女經過，二女答說，李厚固是癡心情重，若蘭也早被感動，表面峻拒，不令親近，隨同出入，實則，心腸早軟，每次山外回來，必要詢問李厚，別後情況，再埋怨幾句，以爲遮掩，李厚近日，却改常態，每遇若蘭他出，苦口追隨，非到若蘭堅執不許，不肯退去，

人走以後，必是終日愁慮，人回立現喜容，有時，暗中尾隨，又被若蘭，設法掩蔽，苦尋不見，祇得回山，日常向空盼望，不到人回不止，祇人在山，便少愁容，也不再似以前，每日立在洞外守候，今日早起，忽到洞外呼喚，說他爲了不放心蘭妹，孤身行道，又不許他跟去，每日必用法寶查看，近因此寶，關係重要，不宜在外洩露，蘭妹又不許他，跟在身側，祇得回山，行法觀查，以防妖邪規奪，天明前，忽有警兆，行法一看，竟有妖人來犯，令我二人留意，並告我們應付之法，果然，不久五妖人飛來，勢更神速，一到，便將我二人困住，幸而事前準備，他又捨身相救，將妖旛攝魂魔鬼擋住，不令上前，妖婦淫賤無恥，本欲迫他降順，不想傷害，後見不降，拚命苦鬥，才用妖火，將他困住，我二人正在愁急，師姊就趕來了，以我二人觀查，此人心地忠厚，祇對蘭妹，情癡太甚，蘭妹面嫩，雙方必有話說，我們何苦作梗，朱文嘆道，他根骨不如寒萼，偏又遇見這類事，一個面軟心活，便誤大事，怎麼好呢，崔綺道，我看不會，休說蘭妹，向道心堅，日常都在警惕，李厚方才還曾立誓，我想無礙，朱文嘆道，你那知道，以司徒平師兄，那麼向道堅誠的好人，尙爲情孽所累，何況旁門中人，這類事，非具極大智慧定力，難於解脫，蘭妹幾次請求，往依二雲姊妹，師長不允，必有深意，終須應點，我們祇好事前遇機向助，事後設法補救，暫時由他去罷，崔綺笑道，這個人還不進來，莫非平日假惺惺，今日剛說明了心事，情話便說不完麼，我看看去，朱文忽想起，先申李二人，破空飛走，未聽回轉，心中一動，同出洞外一看，祇見晴空萬里，白雲

自飛，斜陽倒影，晚烟欲浮，到處靜蕩蕩的，那有絲毫形迹，三人均覺先聽破空之聲，如是本門同道，無心走過，若蘭追去，定必同回，如說覓地談情，應在靜處，再說二人，也不好意思，背人密談，許久不歸，朱文試用傳聲呼喚，並無回應，知已飛遠，越發奇怪，在洞前等了一會，還是未回，朱文首生疑慮，估計方才二人去處，似往西北一面，祇拿不準，一定去向，便和何崔二女商量，分路去往前途追尋，崔綺說：「反正明早，要去武當，正好順路，率性封閉洞門，就此起身，順便還可訪看兩位故交，說罷，依言行事，何崔二女，自去封閉洞門，另走一路，朱文惟恐若蘭有失，已先起身，飛遁神速，一口氣，飛出千百里，沿途連用傳聲呼喚，始終未聽回應，心想若蘭，不會飛出太遠，先在滿空中，往來搜尋，均無下落，似這樣連尋了三日夜，這日飛到江西廬山上空，終是無迹可尋，天已入夜，大半輪明月，高懸天半，俯視脚底，鄱陽湖中，水月交輝，漁燈掩映，清波浩浩，極目千里，大小孤山，矗立湖上，皓月明輝之下，宛如大片碧琉璃中，湧起兩個翠螺，夜景清絕，方欲回飛，忽聽下面，有人傳聲相應，互一問訊，正是同門師兄，林寒，莊易，人在含鄱口，危崖之上，與一妖人，正在鬥法，不顧尋找若蘭，連忙趕去一看，對方乃是一個大頭大肚，胸掛十八顆人頭念珠的妖僧，旁邊倒着一僧一道，已然腰斬，朱文一見，便認出是江西鄱陽湖，小螺洲，金風寺，惡彌勒觀在，那年峨帽開府，曾和幾個妖人，帶了所養虎面梟，和金眼妖狔，前往仙府，借着觀禮爲名，暗盜芝仙，後來梟抱，和衆妖徒，被癩姑和小寒山二女，以及仙府神鳩，鵬，鷲，